



贴春条

李昱坤

那一年春节前,临近外祖父的三年祭,母亲给在北京上学的我写信,让我寒假不要回新疆了,直接去山东老家。

回去没几天,表哥就组织了一场风光的祭祀活动。这些我不懂,但请来的记账先生的字真叫好,老先生六十岁上下,一手小楷写得利落而工整。表嫂夫对我说,春节时讲究人家的对联和春条,也都是带了纸和礼物上门请他写,总还排不上呢!春联当然不用说,可春条是什么呢?脑海里闪过这一疑问后,我就又忙活其他的事情去了。

两天后进了腊月门,表哥就带我一趟趟赶集。东边的集上添几个盆碗,一把筷子,寓意添丁进口。西边的集上置办了很多好吃的,回家后先冻存起来。村东头有人家杀猪,挨家都通知到了,表哥去割了一整块肉回来。豆腐不急,同村有人家在做,年三十上午去来得及。最后一趟集,挑了几样鱼,拎回了几样菜,水果糕点、烟酒糖茶也一并备足了。

表哥不像别人,在集上把整套的对联买回来,他只买了几张红纸。年二十九那天我问表哥,咱买了红纸,得请那位记账先生写吗?表哥憨憨一笑,对我说,你妈妈读了高小,字写得很好,到新疆前,家里的春联都是你妈妈写的。你如今在北京上大学,今年的春联,就由你来写吧!第二天,表嫂夫也过来了,和表哥一起裁了纸,研了墨。还好我在部队上练过柳公权楷书和《礼器碑》《曹全碑》隶书,总还差强人意,但自觉“只能远

观”。动起笔来,表哥、表嫂夫却张口就夸。

春联虽然已经写好了,但得等第二天年三十的下午贴。贴在大门上的春联,多是老套的句子,“五更分二年年年称心,一夜连双岁岁如意”“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等内容。一大沓方方正正的纸,主要是写“福”字。福字百搭,到处贴,而且这里有特别的讲究,“福”字多是倒着贴的,寓意福到了。

剩下的一沓小的长纸条,就用来写“春条”。由此看来,“春条”自然也是“春联”家族中的一员,功能与春联相似,都是由桃符演变而来的。但可以不成对,且随处可贴。可以想见,古人或许也是如此,在一些“剩纸条”上随意发挥,写下自己喜爱的字数不定的吉语或雅词,用来表达对新年的祝福和吉祥之意。这样的东西,当然要贴在家里人触目可见的地方。

我发现,春条的内容看着随意,却都很具体到位。老家门上的春条,大都要斜着贴,以冲着屋内为宜,象征着将喜悦与春日迎接回家中。

贴春条,也是一个把“新桃换旧符”的过程。有去年陈旧的,先顺手揭了去,然后贴上新的。贴大门口对面墙上的,是“出门见喜”,贴堂屋正北的,是“新年大吉”,贴炕墙上的,一眼可见,是“抬头见喜”,贴粮缸上的,意蕴最长,是“年年有余”。

大姨只提了一个要求,让我写“衣锦千箱”,然后指着北屋炕对面一角勉强能够看出原来是红底子的蓝色箱子说,那不是有春

条吗?还是你妈妈当年去新疆前写的呢。我上前仔细观察,还真的,不过被刷漆时,一并盖过,原来的字迹还是能看见的,果然是我母亲的手笔。大姨就把我新写的这一幅,挨着那隐约的老春条,细密刷了糨糊,严实贴了上去。

表哥院内门口压水井,表嫂让我写“川流不息”,贴在了井身钢管上。正屋窗下的猪圈,一头肥猪两天前已经卖了,依然在圈门上贴了条“肥猪满圈”。我一想,禁不住笑,表嫂看着我的脸也反应了过来,便跟着笑。

这是开了个头儿,我一边跟着贴,一边不时拿着自己认为透着的滑稽处开几句玩笑,一家人倒也笑语盈盈。院内则贴了“满院生金”,表嫂夫让我给他家院内写的是“满园春光”。院墙边有一棵树,什么树我记不得了,碗口粗的腰身上也贴了张“根深叶茂”。

人们仿佛把人间最齐备的祝福、最虔敬的心情,都寄托在这红光闪耀的春条中了。这时的春条,就不仅仅是一张写了字的红纸,而是春节里最有趣的图个吉利的小道具了。春条一如极有亲和力、老者的,针对的都是眼巴前儿的事,似乎并不愿意多说虚话。春条用简短的语言,传递出人们内心对美好未来的向往,用幽默和调侃的方式,让人们从容笑对人生。春节过后,多数人家会留着春条,少数人家会在正月十五后撕下,收起。表哥说,咱们就贴在那儿吧!这样春条带来的欢乐和祝福,一年中会一直陪伴着家人。

后来我发现,过去,春条并不仅仅流行于民间。2019年,为迎接新年,故宫博物院举办了“紫禁城里过大年”的展览,无论是从办展的规格还是展品的数量来看,都是一次系统、全面地展示清代宫廷过年文化的大展。在800多件(套)展品中,也有一些春条。

当然,与民间相比,这些清宫中的春条,措辞就文雅了许多,内容也更为丰富,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迎合新春喜庆气氛而写的“一年康泰”“宜春”等吉语,还有一类是在那时的元旦(大年初一),这个清代宫廷重要的节日中,皇帝为了抒发家国天下情怀而写的“国泰民安”“家蒙福祉”等。展览中有雍正帝胤禛的行书春条六幅。雍正帝的书法流畅自然,字里行间都透露出皇家气派,同时也彰显出凛冽文人风骨,二者毫不违和的结合中热切地表达了对春天的赞美与期许。除“一年康泰”“吉祥如意”“出门见喜”“迎祥”外,还有“天官赐福”“南极赐寿”等。

春节前采办年货,在一家超市里见到了现在的春条,很显然,经过了多年的传承和发展,其已不再是当年的“剩纸条”了,现在的春条形状各异,花样繁多。彼时在我的眼中,春条已不仅是一种装饰,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刚过去这一年,有人的日子过得曲里拐弯的,便将其归咎于蛇年上。我们中的一些人喜欢听活活磨音儿,咬文嚼字,蛇同音有折字,也可以说蛇折谐音,像折了、折断,都不大吉,所以当年民俗专家张仲先生特别告诉我,你属蛇,老辈人问及属相,如果属蛇不说属蛇,要避讳这个读音,而是答属小龙。

由以上开场白,说说刚刚到来的这马年。要说生肖里这12种动物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赋予到某一年时,还是有了具体的话语偏好。如挂在嘴边的“牛马年,好种田”,如“龙马见,大运年”,等等。因而,在这马年伊始,想说几句吉祥话。

第一句吉祥话是:马岁大运年,勤者“上上签”。十二生肖都是常见的动物(龙除外),其中马的脚力最好,奔跑最快,人对它的依赖度极高。

怎么看出来对它的重视呢?从汉字的偏旁部首或许就可以看出来。《现代汉语词典》简化字马字偏旁的有80多个,龙部首的仅9个,鼠部首的14个,可见与马有关的汉字不少。读唐诗会发现,许多诗

说点马年吉祥话

姜维群



中都有马字或涉及马,李商隐的《复京》七绝云:“虜骑胡兵一摧摧,万灵回首贺轩台。天教李令心如此,可要昭陵石马来。”诗中出现的“虜骑”“石马”两处,两次提及了马。不说唐时边塞诗离不开马,在唐玄宗时凡上元节、千秋节(为唐玄宗生日设立)还有舞马表演,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舞马”。

歌盛舞兴是升平之象,将马驯化为专业“舞者”并纳入宫廷庆典,当数唐代最为鼎盛。在天宝年间每年的千秋节,要在勤政楼前表演舞马,将训练过的马分成左右两队。马身上装饰着金铃珠玉,跑动时发出金玉叮咚之声,马身上披着华丽的锦绣华帛,在阳光下泛出炫目之彩,马随着音律舞动,马鬃上扎着的彩带随着音律飘动。乐队奏起带有鼓声的《倾杯乐》,随着鼓点,舞马就跳起舞来。唐玄宗时的宰相张说曾写过这样的诗句:

圣王至德与天齐,天马来自青海西。
腕足齐行拜两膝,繁骄不进踏千蹄。
髯鬃奋鬣时踴踏,鼓怒驱身忽上跻。
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
……

这些舞马多来自西域,表演时动作整齐划一:马足缓行弯膝跪拜,原地不动马蹄舞蹈。时蹄时起鬃毛飞扬,乐曲终了衔杯行礼,垂头掉尾状如沉醉。马有如此脚力加高智商,很震撼吧。

人生不是越卷越好,实际上往往欲速则不达。三步并作两步走,两天当一天忙,倘若真的终日如此慌里慌张、匆匆忙忙,像马后面有只老虎在追,跑得固然快,“好事”可能也会有不一样的结果。所以马年不妨——

从从容容过,同时间玩耍;快快乐活,与身体讲和。



沽上丛话

“古殿天妃津海边,万家香火本心虔。灵风瑞气依然在,四壁丹青色更鲜。”从津沽走向全国的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一生热爱天津乡土文化,写下大量研究文章。晚年,他还专程到天津天后宫(天津民俗博物馆)考察民俗文化。适逢著名画家蔡长奎先生绘制完成大型壁画作品《天后圣迹图》,周汝昌先生为此赋诗一首,予以高度评价。

天津天后宫是世界三大妈祖庙之一,香火绵延,闻名遐迩。改革开放以后,以天津天后宫为题材的纪念章发行多达数十种,名列全市各文旅景点前茅。三十多年来发行的以天津天后宫为题材的各种纪念章,在创作背景、构思、构图、人物、艺术表现等方面,皆为妈祖文化的衍生品,实有必要对它们进行综合比较与研究。

从我收藏的数十种天津发行的妈祖及天后宫题材的纪念章,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类:

徽章上的天津文化(六)

古殿天妃津海边

罗丹



第一类是天津天后宫纪念章。天津的妈祖文化源于繁盛的河海漕运。元代定都大都(今北京)后,天津成为重要的水运枢纽。为了祈求航行平安,祭祀妈祖的庙宇遍布天津各处。其中最为知名的有两座,分别是位于大直沽的天妃宫东庙(原址现已建为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和位于三岔河口的西庙,即现存的天津天后宫。这座天后宫始建于元代泰定三年(1326),明代永乐元年(1403)重建,是天津市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群。天后宫是中国妈祖文化在北方的传播中心,也是天津城市发展的重要历史见证,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此,以天津天后宫匾额、山门和妈祖像等为图案的天后宫纪念章比较多见。这些纪念章多由金属、塑料等材质制成,有矩形、圆形、异形等不同形状。上海造币厂曾为涇州妈祖祖庙铸造过纪念大铜章,天津天后宫也铸造过纪念大铜章,另有多种外圆内方的中国

古钱风格的铜章。

第二类是天津妈祖文化旅游节纪念章。天津妈祖文化旅游节迄今已举办二十余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天津皇会展演等系列活动得以充分展示。天津皇会是北方独有的妈祖祭典,表演内容有舞狮、中幡、跨鼓、秧歌等几十道,场面壮观,凝结了天津民间技艺的精华。在天津妈祖文化旅游节纪念章上,以不同角度、不同场面表现了天津皇会展演等系列活动。2001年发行的“中国·天津妈祖文化旅游节”纪念章,雕绘有天后宫与古代帆船图案,帆船上吉祥云萦绕,寓意古代船商、水师、渔民出海一帆风顺。

第三类是以天后宫为中心的天津古文化街纪念章。纪念章上面的图案除天后宫外,还包括古文化街牌坊、戏楼等景观。此外,天津古文化街前些年发行过几组纪念章,图案也多包含天后宫建筑和妈祖塑像等。

第四类是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纪念章。该博物馆位于大直沽天妃宫即东庙遗址,与被称为西庙的现存天后宫两相对应。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是天津第一座考古遗址博物馆和目前国内唯一一座妈祖文化遗址博物馆。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纪念章有同图的镀金和镀银两款,章上的古代帆船复原图案让人联想到该馆展出的2012年考古发掘出的张湾二号明代沉船等文物,真实地再现了当年“风正帆悬过直沽”的天津漕运的繁荣景象。

从收藏市场看,天津发行的妈祖及天后宫纪念章种类最为丰富,它们为弘扬妈祖文化、宣传天津历史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26年是天津天后宫建成700周年,有关单位在举办纪念活动的同时,或者也可以借鉴天津妈祖及天后宫题材徽章在设计、构图、人物、情节、工艺等方面的经验,推出新的文创精品,以满足市民、游客和收藏爱好者的需要。

题为20世纪80年代发行的天津天后宫纪念章。

当岁暮的朔风裹着清寒漫过街巷时,浓浓的年味便弥漫开来。很多人扫屋除尘、办年货时,案头之上总不得一枝疏梅。瓷瓶清供,暗香浮动,无需珍馐满案、华灯璀璨,只这一抹梅影,便把年的意趣揉进了寻常岁月。古人云“山家除夕无他事,插了梅花便过年”,梅花“入”年,本是宋朝清供的一桩雅事。旧时清供起于祭祀礼佛的虔诚,后来成为文人雅士的案头闲情,至明清时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化作家家户户对新春的美好祈愿。案头置奇石、插时令花木、摆香果清茗,便是最朴素的岁朝景致,而梅花常是主角之一。冬日天地寂寥,百花凋零,唯有梅花顶风冒雪,枝丫疏朗,花瓣清雅,恰合人们“清欢自适”的审美,它不与群芳争艳,只以风骨动人。家境优渥者寻朱砂梅、绿萼梅,插于霁蓝釉瓷瓶,与春联福字相映;寻常百姓折院中的蜡梅,插在粗陶罐中,亦有淡然意韵。所谓年味儿,未必是觥筹交错的热闹,有时便是这枝梅花带来的清雅安宁,让忙碌一年的人心寻得归处。

插梅过年,插的是人们的一种吉祥期许。梅花五瓣,自古有“梅开五福”之说,福、禄、寿、喜、财的美好寓意,正是中国人对新年最质朴的期盼。千百年间,这份期许随梅花从文人书斋走进百姓人家,从江南水乡蔓延至塞北荒原,融进很多人的年节记忆。岁末的市集挤满买梅人,老者细挑梅枝,孩童轻嗅梅香,商贩高声吆喝,梅香混着春联的墨香,年味儿在街巷萦绕。人们多会选花苞满缀的梅枝,盼“花开富贵”;选枝丫挺拔的,愿“节节高升”。折梅回家插于窗前案头,晨起暗香扑面,便觉新岁美好已然在日。梅花以温婉的方式将美好藏进岁月朝暮,它是自然景致,更是吉祥信号,昭示着寒冬终将过去,美好必将如期而至。

插了梅花便过年

钟芳



插梅过年,更蕴含着中国人坚守的精神风骨。“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王安石的诗句道尽梅花的品格。梅生寒枝,于风雪中傲然绽放,这份坚韧、孤傲与坚守,早已融进国人骨血,成为民族基因里的一个精神符号。插梅过年不只是年节仪式,更是民族精神的一种传承。岁末回首过往,或许有奔波的疲惫、失意的怅然、未尽的遗憾,但当年是民族精神的一种传承。岁末回首过往,或许有奔波的疲惫、失意的怅然、未尽的遗憾,但当年是民族精神的一种传承。岁末回首过往,或许有奔波的疲惫、失意的怅然、未尽的遗憾,但当年是民族精神的一种传承。

满庭芳

第五四三期

在我老家的乡村,寒冬腊月里,阳光就变得特别珍贵。村口的晒谷场边,总堆着几垛新收的稻草,蓬松的,上面还带着稻谷的余温,像大地摊开的余温,像大地摊开的余温,像大地摊开的余温。

坐在草堆上的老人们

邵伟



扫过,我忽然顿住了。父亲就坐在草堆的南侧,背倚着蓬松的稻秆,身形消瘦,肩头也松垮了,他的手搭在膝头,指节粗大,上面还沾了点稻草的碎屑,就那样静静地坐着,再不像从前总忙着攥着犁耙,忙着打理家事,永远都停不下来。

他的腿受过伤,不能蜷缩,脚上那双布鞋的鞋尖也被磨破了,脚跟着旁人说话的节奏,偶尔也会轻轻点一下地,动作慢而轻,带着一种松弛。他就那样坐在一群老人中间,成了今年这方草堆里新添的模样。这一刻,我才惊觉,父亲是真的老了。

从前,总觉得父亲的人生永远是匆忙的,忙着春耕,忙着打工,从不是会坐在草堆上晒太阳的那个人。可此刻,他就那样安静地坐着,听旁边的老人念叨着儿女,他从不管话,只是偶尔抬手,轻轻掸去落在肩头上的草屑。

我没有上前喊他,只是把车靠近路边熄了火,就这样坐在车里静静地看。此刻的暖阳下,这方草堆就像一个温柔的渡口,渡走了岁岁年年的故人,也渡来新的归人。这也让我明白,父亲终究会走向这样的晚年,像所有老去的父辈一样,在时光里慢慢放缓脚步,寻一处温暖的草堆,安放余生。

最近,作家刘震云牵头在自己老家河南的部分便利店开辟出了一块“文学角”。他抛砖引玉写下了一句话:“街上走着的每个人,大家都辛苦了”,掀起了一场被称为“便利店文学”的接力热。对“便利店文学”的走红,刘震云回应表示,大家随手一写就是温暖,随手一写就是心声,希望便利店的一块小黑板给大家带来更多温暖。

我看了网上传播的一些照片,“文学角”小黑板上普通市民写下的句子,有的充满生活气息,有的带着几分哲理。比如,“妈妈的菜总过期,是我们回来晚了”“生活在买菜、找零、等红绿灯的间隙里”,等等。相信写下这些句子的人当中,一定有不少文学爱好者。这些句子,有的像一首质朴的小诗,有的则是可放进散文里的精彩文字。

便利店“文学角”的出现,无疑是个好现象。一方面,它给日常被各种压力裹挟着的普通人提供了一处表达心声、抒发情感的地方。不少基层文学爱好者平时写的诗无处发表,很难获得展示的机会。而在这里,人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什么门槛,能很容易获得一份发表的成就感。一些打动人心的句子经网络传播后,还可能被更多的人读到、感受到。另一方面,它也给城市增添了一处诗意的空间,陌生人之间的文字接力与互动营造出特别的人间烟火气。

不过,对便利店“文学角”存在的意义也不宜过分

便利店有了“文学角”

李清

为日常增添了几分诗意与温馨,但便利店终究是售卖商品的场所,无法开展更深层次的文学交流互动。很多或许只是一时好奇,信手写下一句感想而已。这类碎片化的文字内容,在一些媒体平台随处可见。便利店“文学角”的走红,更多只是因为场景带来的一种新鲜感。

如今,“新大众文艺”的热度甚高,许多普通劳动者在工作之余提笔进行文学创作,有不少人还写出了质量不错的作品。对这样的普通作者,要多去进

行发掘和扶持,让更多人有机会参与文学活动,丰富文学的内容与表现形式,也推动社会文化更加繁荣。但显然,便利店受自身性质的限制,既不可能成为专门的写作场所,也很难成为作家的摇篮,便利店“文学角”更像是一个供人倾诉的“情感树洞”,缓解生活压力的“情绪充电站”。小黑板上有一句“笔在谁手里,文学便是什么”,其实多少是将文学的概念泛化了,这里的文字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便利店“文学角”的走红,更应被当作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甚至是一场有趣的公共文化活来看待。

我们的城市里,无疑是需要便利店“文学角”这样充满温度的地方的。同时,普通文学爱好者的文字也值得被更多的人看见,他们发自内心的声音也应该被更多的人听见。只是,要让大众文学蓬勃发展的枝繁叶茂,需要社会各界携手创造更好的环境,为普通创作者提供提升写作水平、展示作品与交流学习的机会。当然,便利店“文学角”对“新大众文艺”的带动作用有限,并不意味着它就没有积极意义。期待未来,我们的城市里能有越来越多汇聚文学爱好者的真正的“文学角”,成为基层创作者的精神家园与成长沃土。



拾柴篇